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第二卷 遠猶

謀之不遠，是用大簡；人我迭居，吉凶環轉；老成借籌，寧深毋淺。集「遠猶」。

商高宗

商高宗為太子時，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，與小民出入同事，以知其情。

〔馮述評〕

太祖教諭太子，必命備歷農家，觀其居處、服食、器用，使知農之勞苦。洪武末選秀才，隨春坊官分班入直，近前說民間利害等事。成祖巡行北京，使二皇長孫周行村落，歷觀農桑之事。諭教者宜以為法。

張昭先逮事唐明宗。明宗諸皇子競侈汰。昭疏訓儲之法，略云：「陛下諸子，宜各置師傅，令折節師事之。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，一歲之內，所記漸多，則每月終，令師傅共錄奏聞。俟皇上上謁，陛下輒面問，倘十中得五，便可博識安危之故，深究成敗之理。」明宗不能用。

〔馮述評〕

此可為萬世訓儲之法，勝如講經說書，作秀才學問也。

李泌

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，有才略。從上自馬嵬北行，兵眾寡弱，屢逢寇盜，倓自選驍勇，居上前後，血戰以衛上。上或過時未食，倓悲泣不自勝，軍中皆屬目向之，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，使統諸將東征，李泌曰：「建寧誠元帥才；然廣平，兄也，若建寧功成，豈使廣平為吳太伯乎？」上曰：「廣平，塚嗣也，何必以元帥為重？」泌曰：「廣平未正位東宮，今天下艱難，眾心所屬，在於元帥，若建寧大功既成，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，同立功者其肯已乎？太宗、太上皇即其事也。」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，諸將皆以屬焉。倓聞之，謝泌曰：「此固倓之心也。」

王叔文

王叔文以棋侍太子。嘗論政至宮市之失，太子曰：「寡人方欲諫之。」眾皆稱贊，叔文獨無言。既退，獨留叔文，問其故。對曰：「太子職當侍膳問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人心，何以自解？」太子大驚，因泣曰：「非先生，寡人何以知此？」遂大愛幸。

〔馮述評〕

叔文固儉險小人，此論自正。

李泌

貞元中，咸陽人上言見白起，令奏云：「請為國家捍御西陲，正月吐蕃必大下。」既而吐蕃果入寇，敗去。德宗以為信然，欲於京城立廟，贈起為司徒。李泌曰：「臣聞『國將興，聽於人』。今將帥立功，而陛下褒賞白起，臣恐邊將解體矣。且立廟京師，盛為禱祝，流傳四方，將召巫風。臣聞杜郵有舊祠，請敕府縣修葺，則不至驚人耳目。」〔邊批：妥帖。〕上從之。

蘇頌

蘇頌執政時，見哲宗年幼，每大臣奏事，但取決於宣仁。哲宗有言，或無對者；唯頌奏宣仁後，必再稟哲宗；有宣諭，必告諸臣俯伏而聽。及貶元祐故官，御史周秩並劾頌，哲宗曰：「頌知君臣之義，無輕議此老。」

宋太祖

宋太祖推戴之初，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，遂如封丘門，抱關吏望風啟鑰。及即位，斬封丘吏而官陳橋者，以旌其忠。

至正間，廣東王成、陳仲玉作亂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省，舉義兵，擒仲玉以獻。成築砦自守，圍之，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縛成者，予錢十千，於是成奴縛之以出，真笑謂成曰：「公奈何養虎為害？」成慚謝。奴求賞，真如數與之。使人具湯鑊，駕諸轉輪車上。成懼，謂將烹己。真乃縛奴於上，促烹之。使數人鳴鼓推車，號於眾曰：「四境有奴縛主者，視此！」人服其賞罰有章，頌表悉歸心焉。

〔馮述評〕

高祖戮丁公而封項伯，賞罰為不均矣；光武封蒼頭子密為不義侯，尤不可訓。當以何真為正。

宋太祖

初，太祖謂趙普曰：「自唐季以來數十年，帝王凡十易姓，兵革不息，其故何也？」普曰：「由節鎮太重，君弱臣強，今唯稍奪其權，制其錢穀，收其精兵，則天下自安矣。」語未畢，上曰：「卿勿言，我已諭矣。」〔邊批：聰明。〕頃之，上與故人石守信等飲，酒酣，屏左右，謂曰：「我非爾曹之力，不得至此，念汝之德，無有窮已，然為天子亦大艱難，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，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。」守信等曰：「何故？」上曰：「是不難知，居此位者，誰不欲為之？」守信等皆惶恐頓首，曰：「陛下何為出此言？」上曰：「不然，汝曹雖無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？一旦以黃袍加汝身，雖欲不為，不可得也。」守信等乃皆頓首，泣曰：「臣等愚不及此，唯陛下哀憐，指示可生之路。」上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欲富貴者，不過多得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耳，汝曹何不釋去兵權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為子孫立永久之業，〔邊批：王翦、蕭何所以免禍。〕多置歌兒舞女，日飲酒相歡，以終其天年。君臣之間，兩無猜嫌，不亦善乎？」皆再拜曰：「陛下念臣及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」明日皆稱疾，請解兵權。

〔馮述評〕

或謂宋之弱，由削節鎮之權故。夫節鎮之強，非宋強也。強幹弱枝，自是立國大體。二百年弊穴，談笑革之。終宋世無強臣之患，豈非轉移日手段？若非君臣偷安，力主和議，則寇準、李綱、趙鼎諸人用之有餘，安在為弱乎？

熙寧中，作坊以門巷委狹，請直而寬廣之。神宗以太祖創始，當有遠慮，不許。既而眾工作苦，持兵奪門，欲出為亂，一老卒閉而拒之，遂不得出，捕之皆獲。〔邊批：設險守國道只如此。〕

神宗一日行後苑，見牧豕者，問：「何所用？」牧者曰：「自太祖來，嘗令畜，自稚養至大，則殺之，更養稚者。累朝不改，亦不知何用。」神宗命革之，月餘，忽獲妖人於禁中，索豬血澆之，倉卒不得，方悟祖宗遠慮。

郭欽

漢魏以來，羌、胡、鮮卑降者，多處之塞內諸郡。其後數因忿恨，殺害長吏，漸為民患。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、謀臣猛將

之略，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。此萬世長策也。不聽。卒有五胡之亂。

〔馮述評〕

只有開國餘威可乘，失此則無能為矣。宋初不能立威契丹，卒使金、元之禍相尋終始；我太祖北逐金、元，威行沙漠，文皇定鼎燕都，三黎來庭，豈非萬世久安之計乎！

呂端

李繼遷擾西鄙。保安軍奏獲其母，太宗欲誅之，以寇準居樞密，獨召與謀。準退，過相幕，呂端謂準曰：「上戒君勿言於端乎？」準曰：「否。」告之故。端曰：「何以處之？」準曰：「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，以戒凶逆。」端曰：「必若此，非計之得也。」即入奏曰：「昔項羽欲烹太公，高祖願分一杯羹。夫舉大事不顧其親，況繼遷悖逆之人乎？陛下今日殺之，明日繼遷可擒乎？若其不然，徒結怨，益堅其叛耳。」太宗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端曰：「以臣之愚，宜置於延州，使善視之，以招來繼遷。即不即降，終可以係其心，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。」太宗拊髀稱善，曰：「微卿，幾誤我事！」其後母終於延州。繼遷死，子竟納款。

〔馮述評〕

具是依，則為俺答之款；具是違，則為奴囚之叛。

徐達

大將軍達之蹙元帝於開平也，缺其圍一角，使逸去。常開平怒亡大功。大將軍言：「是雖一狄，然嘗久帝天下。吾主上又何加焉？將裂地而封之乎，抑遂甘心也？既皆不可，則縱之固便。」開平且未然。及歸報，上亦不罪。

〔馮述評〕

省卻了太祖許多計較。然大將軍所以敢於縱之者，逆知聖德之弘故也。何以知之？於遙封順帝、赦陳理為歸命侯而不誅知之。

富弼

元旦日食，富弼請罷宴撤樂，呂夷簡不從。弼曰：「萬一契丹行之，恐為中國羞。」後有自契丹還者，言虜是日罷宴。仁宗深悔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值華、虜爭勝之日，故以契丹為言。其實理合罷宴，不係虜之行不行也。

司馬光

交趾貢異獸，謂之麟。司馬公言：「真偽不可知。使其真，非自至不為瑞；若偽，為遠夷笑。願厚賜而還之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方知秦皇、漢武之愚。

蘇頌

邊帥遣種樸入奏：「得諜言，阿裡骨已死，國人未知所立。契丹官趙純忠者，謹信可任。願乘其未定，以勁兵數千，擁純忠入其國，立之。」眾議如其請，蘇頌曰：「事未可知，今越境立君，儻彼拒而不納，得無損威重乎？徐觀其變，俟其定而撫戢之，未晚也。」已而阿裡骨果無恙。

陳秀 劉大夏

熙寧中，高麗入貢，所經郡縣悉要地圖，所至皆造送。至揚州，牒取地圖。是時陳秀公守揚，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，仿其規制供之。及圖至，都聚而焚之，具以事聞。

〔馮述評〕

宋初，遣盧多遜使李國主。還，艤舟宣化口，使人白國主曰：「朝廷重修天下圖經，史館獨缺江東諸州。願各求一本以歸。」國主急令繕寫送之。於是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、屯戍遠近、戶口多寡以歸，朝廷始有用兵之意。秀公此舉，蓋懲前事雲。

成化十六年，朝鮮請改貢道因建州女直邀劫故。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，眾將從之。職方郎中劉大夏獨執不可，曰：「朝鮮貢道，自鴉鶻關出遼陽，經廣寧，過前屯，而後入山海，迂迴三四大鎮，此祖宗微意。若自鴨綠江抵前屯、山海，路大徑，恐貽他日憂。」卒不許。

陳恕

陳晉公為三司使，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，恕諾而不進。久之，上屢趣之，恕終不進。上命執政詰之，恕曰：「天子富於春秋，若知府庫之充羨，恐生侈心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李吉甫為相，撰《元和國計簿》上之，總計天下方鎮、州、府、縣戶稅實數，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，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，比天寶三分增一，其水旱所傷、非時調發者，不在此數，欲以感悟朝廷。大臣憂國深心類如此。

李沆

李沆為相，王旦參知政事，以西北用兵，或至吁食。旦歎曰：「我輩安能坐致太平，得優游無事耶！」沆曰：「少有憂勤，足為警戒。他日四方寧謐，朝廷未必無事。語曰：『外寧必有內憂。』譬人有疾，常在目前，則知憂而治之。沆死，子必為相，遽與虜和親，一朝疆場無事，恐人主漸生侈心耳！」旦未以為然。

沆又日取四方水旱、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，上為之變色，慘然不悅。旦以為：「細事不足煩上聽，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，拂上意。」沆曰：「人主少年，當使知四方艱難，常懷憂懼。不然，血氣方剛，不留意聲色狗馬，則土木、甲兵、禱祠之事作矣。吾老不及見，此參政他日之憂也。」

沆沒後，真宗以契丹既和，西夏納款，遂封岱、祠汾，大營宮殿，搜講墜典，靡有暇日。旦親見王欽若、丁謂等所為，欲諫，則業已同之。欲去，則上遇之厚，乃知沆先識之遠，歎曰：「李文靖真聖人也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《左傳》，晉、楚過於鄢陵，范文子不欲戰，曰：「唯聖人能內外無患。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？」厲公不聽，戰楚勝之。歸益驕，任嬖臣胥童，誅戮三卻，遂見弑於匠麗。文靖語本此。

韓琦

太宗、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，題詩數十篇，賈昌朝時刻於石。韓琦留守日，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。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。琦

曰：「修之得已，安用進為？」客亦莫論琦意。韓絳來，遂進之。琦聞之，歎曰：「昔豈不知進耶？顧上方銳意四夷事，不當更導之耳。」

石守道編《三朝聖政錄》，將上。一日求質於琦，琦指數事：其一，太祖惑一宮鬻，視朝晏。群臣有言，太祖悟，伺其酣寢，刺殺之。琦曰：「此豈可為萬世法？已溺之，乃惡其溺而殺。彼何罪？使其復有髮，將不勝其殺矣。」遂去此等數事。守道服其精識。

劉大夏

天順中，朝廷好寶玩。中貴言，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，獲奇珍無算。帝乃命中貴至兵部，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。時劉大夏為郎，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，劉先檢得，匿之。都吏檢不得，復令他吏檢。項詰都吏曰：「署中牘焉得失？」劉微笑曰：「昔下西洋，費錢穀數十萬，軍民死者亦萬計。此一時弊政，牘即存，尚宜毀之，以拔其根，猶追究其有無耶？」項聳然，再揖而謝，指其位曰：「公達國體，此不久屬公矣。」

又，安南黎灝侵佔城池，西略諸土夷，敗於老撾。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，使索英公下安南牘。大夏匿弗予。尚書為榜吏至再，大夏密告曰：「罽一開，西南立糜爛矣。」尚書悟，乃已。

〔馮述評〕

此二事，天下陰受忠宣公之賜而不知。

崔群 劉大夏

憲宗嘉崔群謙直，命學士自今奏事，必取群連署，然後進之。群曰：「翰林舉動，皆為故事。必如是，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，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矣。」遂不奉詔。

上御文華殿，召劉大夏諭曰：「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榷，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。今後有當行當罷者，卿可以揭帖密進。」大夏對曰：「不敢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大夏曰：「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。」上曰：「卿論國事，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？」大夏曰：「臣下以揭帖進，朝廷以揭帖行，是亦前代斜封、墨敕之類也。陛下所行，當遠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公是公非，與眾共之，外付之府部，內咨之閣臣可也。如用揭帖，因循日久，視為常規。萬一匪人冒居要職，亦以此行之，害可勝言？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，臣不敢效順。」上稱善久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老成遠慮，大率如此，由中無寸私、不貪權勢故也。

富弼

富鄭公為樞密使，值英宗即位，頒賜大臣。已拜受，又例外特賜。鄭公力辭，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：「此出上例外之賜。」公曰：「大臣例外受賜，萬一人主例外作事，何以止之？」辭不受。

范仲淹

劫盜張海將過高郵，知軍晁仲約度不能御，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。事聞，朝廷大怒，富弼議欲誅仲約。仲淹曰：「郡縣兵械足以戰守，遇賊不御，而反賂之，法在必誅；今高郵無兵與械，且小民之情，釀出財物而免於殺掠，必喜。戮之，非法意也。」仁宗乃釋之。弼愠曰：「方欲舉法，而多方阻撓，何以整眾？」仲淹密告之曰：「祖宗以來，未嘗輕殺臣下。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輕壞之？他日手滑，恐吾輩亦未可保。」弼不謂然。及二人出按邊，弼自河北還，及國門，不得入，未測朝廷意，比夜彷徨繞牀，歎曰：「范六丈聖人也。」

趙鼎

劉豫揭榜山東，妄言御醫馮益遣人收買飛鴿，因有不遜語。知泗州劉綱奏之，張濬請斬益以釋謗，趙鼎繼奏曰：「益事誠曖昧，然疑似間，有關國體，然朝廷略不加罰，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，有累聖德，不若暫解其職，姑與外祠，以釋眾惑。」上欣然，出之浙東。濬怒鼎異己，鼎曰：「自古欲去小人者，急之，則黨合而禍大；緩之，則彼自相擠，今益罪雖誅，不足以快天下，然群闖恐人君手滑，必力爭以薄其罪，不若謫而遠之，既不傷上意，彼見謫經，必不致力營求；又幸其位，必以次窺進，安肯容其人耶？若力排之，此輩側目吾人，其黨愈固而不破矣。」濬始歎服。

文彥博

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，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，入橫隴故道。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，陰約內侍武繼隆，令司天官二人，俟執政聚時，於殿廷抗言：「國家不當穿河北方，以致上體不安。」後數日，二人又聽繼隆，上言：請皇后同聽政。史志聰以狀白彥博，彥博視而懷之，徐召二人詰之曰：「天文變異，汝職所當言也；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？汝罪當族。」二人大懼。彥博曰：「觀汝直狂愚，今未忍治汝罪。」二人退，乃出狀以視同列，同列皆憤怒，曰：「奴輩敢爾，何不斬之？」彥博曰：「斬之則事彰鈞，中宮不安矣。」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，復使二人往。〔邊批：大作用。〕二人恐治前罪，更言六塔在東北，非正北也。

王旦

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，內臣周懷政偕行。或乘間請見，旦必俟從者盡至，冠帶出見於堂皇，白事而退。後懷政以事敗，方知旦遠慮。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倖，病且死，求為節度使。帝語旦曰：「承規待此以瞑目。」旦執不可，曰：「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，奈何？」遂止。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。

王守仁

陽明公既擒逆濠，江彬等始至。遂流言誣公，公絕不為意。初謁見，彬輩皆設席於旁，令公坐。公佯為不知，竟坐上席，而轉旁席於下。彬輩遽出惡語，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諭之，復有為公解者，乃止。公非爭一坐也，恐一受節制，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。〔邊批：高見。〕

王安

鄭貴妃有寵於神廟。熹宗大婚禮，妃當主婚。廷臣謀於中貴王安曰：「主婚者，乃與政之漸，不可長也，奈何？」或獻計曰：「以位則貴妃尊，以分則穆廟隆慶恭妃長，盍以恭妃主之？」曰：「奈無璽何？」曰：「以恭妃出令，而以御璽封之，誰曰不然？」安從之，自是鄭氏不復振。

陳仲微

仲微初為菑田尉，署縣事。縣有誦仲微於當路，而密授以薦贖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逾年，其家負縣租，竟逮其奴，是人有怨言。仲微還其贖，緘封如故。是人慚謝。

陳寔

寔，字仲弓，以名德為世所宗。桓帝時，黨事起，逮捕者眾，人多避逃，寔曰：「吾不就獄，眾無所恃。」竟詣獄請囚，會赦得釋。靈帝初，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。讓父死，歸葬潁川，雖一郡畢至，而名士無往者，寔獨弔焉。後復誅黨人，讓以寔故，頗多全活。

〔馮述評〕

即菩薩捨身利物，何以加此？狄梁公之事偽周，鳩摩羅什之事苻秦，皆是心也。

姚崇

姚崇為靈武道大總管。張柬之等謀誅二張，崇適自屯所還，遂參密議，以功封梁縣侯。武後遷上陽宮，中宗率百官問起居。五公相慶，崇獨流涕。柬之等曰：「今豈流涕時耶？恐公禍由此始。」崇曰：「比與討逆，不足為功。然事天後久，違舊主而泣，人臣終節也。由此獲罪，甘心焉。」後五王被害，而崇獨免。

〔馮述評〕

武後遷，五公相慶，崇獨流涕。董卓誅，百姓歌舞，豈獨驚歎。事同而禍福相反者，武君而卓臣，崇公而豈私也。然驚歎者，平日感恩之真心；流涕者，一時免禍之權術。崇逆知三思猶在，後將噬臍，而無如五王之不聽何也。吁，崇真智矣哉！

孔子

魯國之法：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，有能贖之者，取金於府。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。孔子曰：「賜，失之矣！夫聖人之舉事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導可施於百姓，非獨適己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，取其金則無損於行，不取其金，則不復贖人矣。」

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「魯人必多拯溺者矣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袁了凡曰：「自俗眼觀之，子貢之不受金似優於子路之受牛，孔子則取由而黜賜，乃知人之為善，不論現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論永久，不論一身論天下。」

宓子

齊人攻魯，由單父。單父之老請曰：「麥已熟矣，請任民出獲，可以益糧，且不資寇。」三請，而宓子不許。俄而齊寇逮於麥。季孫怒，使人讓之。宓子蹙然曰：「今茲無麥，明年可樹。若使不耕者獲，是使民樂有寇。夫單父一歲之麥，其得失於魯不加強弱；若使民有幸取之心，其創必數世不息。」季孫聞而愧曰：「地若可入，吾豈忍見宓子哉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於救世似迂，於持世甚遠。

程琳

程琳，字天球，為三司使日，議者患民稅多名目〔馮注：大麥續絹綢鞋錢食鹽錢〕，恐吏為奸，欲除其名而合為一。琳曰：「合為一而沒其名，一時之便，後有興利之臣，必復增之，是重困民也。」議者雖唯唯，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為利。至蔡京行方田之法，盡並之，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。

高明

黃河南徙，民耕汙地，有收。議者欲履畝坐稅。高御史明不可，曰：「河徙無常，稅額不改，平陸忽復巨浸，常稅猶按舊籍，民何以堪？」遂報罷。

〔馮述評〕

每見沿江之邑，以攤江田賠糧致困，蓋沙漲成田，有司喜以升科見功，而不知異日減科之難也。

川中之鹽井亦然，陳於陸《意見》云：「有井方有課，因舊井塌壞，而上司不肯除其課，百姓受累之極，即新井亦不敢開。宜立為法：凡廢井，課悉與除之；新井許其開鑿，開成日免課，三年後方徵收，則民因可蘇而利亦興矣。若山課多，一時不能盡蠲，宜查出另為一籍，有恩典先及之，或緩徵，或對支，徐查新漲田，即漸補扣。數年之後，其庶幾乎？」

查洪武二十八年，戶部節奉太祖聖旨：「山東、河南民人，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，新開荒的田地，不問多少，永遠不要起科，有氣力的盡他種。」按：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。

王鐸

王鐸為京兆丞時，李贛判度支，每年以江淮運米至京，水陸腳錢門計七百；京國米價門四十，議欲令江淮不運米，但每斗納錢七百。鐸曰：「非計也。若於京國糴米，且耗京國之食；若運米自淮至京國，兼濟無限貧民也。」

糴米之制，業已行矣，竟無敢阻其議者。都下米果大貴，未經旬而度支請罷，以民無至者也。識者皆服鐸之察事，以此大用。

〔馮述評〕

國初中鹽之法，輸粟實邊，支鹽內地。商人運粟艱苦，於是募民就邊墾荒，以便輸納，而邊地俱成熟矣。此鹽、屯相須之最善法也。自葉侍郎淇徇鄉人之請，改銀輸部，而邊地日漸拋荒，粟遂騰貴，并鹽法亦大敞壞矣。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」，聖言真可畏哉！

孫伯純

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，發運司議置洛要、板浦、惠澤三鹽場，孫以為非便。發運使親行郡，決欲為之，孫抗論排沮甚堅。百姓遮縣，自言置鹽場為便。孫曉之曰：「汝愚民，不知遠計。官賣鹽雖有近利，官鹽患在不售，不患在不足。鹽多而不售，遺患在三十年後。」至孫罷郡，卒置三場。其後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役，比舊浸繁，緣三鹽場所置。積鹽山積，運賣不行，虧失欠負，動輒破人產業，民始患之。又朝廷調軍器，有弩椿箭幹之類，海州素無此物，民甚苦之，請以鰾膠充折。孫謂之曰：「弩椿箭幹，共知非海州所產，蓋一時所須耳。若以土產物代之，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。」

張詠

張忠定知崇陽縣。民以茶為業，公曰：「茶利厚，官將榷之，不若早自異也。」命拔茶而植桑，民以為苦。其後榷茶，他縣皆

失業，而崇陽之桑皆已成，為絹歲百萬匹。民思公之惠，立廟報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文溫州林官永嘉時，其地產美梨。有持獻中官者，中官令民納以充貢。公曰：「梨利民幾何？使歲為例，其害大矣！」俾悉伐其樹。中官怒而譖之，會薦卓異得免。

近年虎丘茶亦為僧所害，僧亦伐樹以絕之。

嗚呼！中官不足道，為人牧而至使民伐樹以避害，此情可不念歟？〔馮注：林、衡山先生之父。〕

《泉南雜誌》云：泉地出甘蔗，為糖利厚，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。故稻米益乏，皆仰給於浙直海販。蒞茲土者，當設法禁之，驟似不情，惠後甚溥。

李允則

李允則再守長沙。湖湘之地，下田藝稻穀，高田水力不及，一委之藁莽。允則一日出令曰：「將來並納粟米稗草。」湖民購之襄州，每一斗一束，至湘中為錢一千。自爾競以田藝粟，至今湖南無荒田，粟米妙天下焉。

程顥 畢仲游

神宗升遐，會程顥以檄至府。舉哀既罷，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，問：「朝廷之事如何？」曰：「司馬君實、呂晦叔作相矣！」又問：「果作相，當如何？」曰：「當與元豐大臣同，若先分黨與，他日可憂。」韓曰：「何憂？」曰：「元豐大臣皆嗜利者，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，〔邊批：必使自變，乃不可復變。〕則善矣。不然，衣冠之禍未艾也。君實忠直，難與議，晦叔解事，恐力不足耳。」已而皆驗。

〔馮述評〕

建中初〔馮注：徽宗年號〕，江公望為左司諫，上言：「神考與元祐〔馮注：哲宗初號〕諸臣，非有斬祛、射鉤之隙也，先帝信仇人黜之。陛下若立元祐為名，必有元豐〔馮注：神宗改元〕、紹聖〔馮注：哲宗改元〕為之對，有對則爭興，爭興則黨復立矣。」

司馬光為政，反王安石所為。畢仲游予之書曰：「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，而患財之不足也。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，無不用。蓋散青苗、置市易、斂役錢、變鹽法者，事也；而欲興作患不足者，情出。〔邊批：此弊必窮其源而後可救。〕未能杜其興作之情，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，是以百說而百不行。今遂廢青苗、罷市易、蠲役錢、去鹽法，凡號為利而傷民者，一掃而更之。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，必不喜矣；不喜之人，必不但曰『青苗不可廢，市易不可罷，役錢不可蠲，鹽法不可去』，必操不足之情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動上意。雖致石人而使聽之，猶將動也。如是，則廢者可復散，罷者可復置，蠲者可復斂，去者可復存矣。為今之策，當大舉天下之計，深明出入之數，以諸路所積之錢粟，一歸地官，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。數年之間，又將十倍於今日。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。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，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。昔安石之居位也，中外莫非其人，故其法能行。今欲救前日之弊，而左右待職司使者，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。雖起二三舊臣，用六七君子，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，烏在其勢之可為也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，則青苗雖廢將復散，況未廢乎？市易、役錢、鹽法亦莫不然。以此救前日之弊，如人久病而少間，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，以其病之猶在也。」光得書聳然，竟如其慮。

陳瓘

陳瓘方赴召命，至闕，聞有中旨，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。瓘謂宰屬謝聖藻曰：「此必有奸人圖蓋己愆而為此謀者。若盡進入，則異時是非變亂，省官何以自明？」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，乃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圭等數事。謝驚悚，即白時宰，錄副本於省中。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，由有此跡，不可泯也。

鄒浩還朝，帝首言及諫立後事，獎歎再三，詢：「諫草安在？」對曰：「焚之矣。」退告陳瓘，瓘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？異時奸人妄出一鍼，則不可辨矣。」

初，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，昭懷劉氏為妃時所生，帝未有子，而中宮虛位，後因是得立，然才三月而夭。浩凡三諫立劉后，隨削其稿。蔡京用事，素忌浩，乃使其黨為偽疏，言「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，欺人可也，詎可以欺天乎？」徽宗詔暴其事，遂再謫衡州別駕，尋竄昭州，果如言。

〔馮述評〕

二事一局也。謝從之而免讒，鄒違之而構誣。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尤信！

徽宗初，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，於是大開言路。眾議以瑤華復位、司馬光等敘官為所當先。陳瓘時在諫省，獨以為「幽廢母后、追貶故相，彼皆立名以行，非細故也，今欲正復，當先辨明誣罔，昭雪非辜，誅責造意之人，然後發詔，以禮行之，庶無後患，不宜欲速貽悔。」朝議以公論久鬱，速欲取快人情，遽施行之。〔邊批：無識者每坐此弊。〕

至崇寧間，蔡京用事，悉改建中之政，人皆服公遠識。

陳公在通州。張無垢〔馮注：商英〕入相，欲引公自助，時置政典局，乃自局中奉旨，取公所著《尊堯集》，蓋將施行所論，而由局中用公也。公料其無成，書已繕寫未發，州郡復奉政典局牒催促。公乃用奏狀進表，以黃帕封緘，徵申政典局，乞於御前開拆。或謂公當徑申局中，何必通書廟堂，公曰：「恨不得直達御覽，豈可復與書耶？彼為宰相，有所施為，不於三省公行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，人將懷疑生忌，恐《尊堯》至而彼已動搖也，遠其跡猶恐不免，況以書耶？」已而悉如公言，張既罷黜，公亦有台州之命，責詞猶謂公「私送與張商英，意要行用」，於是眾人服公遠識。

林立山

《武廟實錄》將成時，首輔楊廷和以忤旨罷歸，中貴張永坐罪廢。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董中峰曰：「史者，萬世是非之權衡。昨聞迎立一事，或曰由中，或曰內閣，或曰由廷和，或曰由永。〔邊批：各從其黨。〕疑信之間，茫無定據。今上方總核名實，書進二事，必首登一覽，恐將以永真有功，廷和真有罪。君子小人，進退之機決矣。」董公以白總裁費鵬湖，乃據實書：「慈壽太后遣內侍取決內閣。」天子由是傾心宰輔，宦寺之權始輕。

周宗 韓雍

烈祖鎮建業日，義祖薨於廣陵，致意將有奔喪之計，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：「幸聞兄長家國多事，宜抑情損禮，無勞西渡也。」宗度王似非本意，堅請報簡，示信於烈祖，康王以勿遽為詞，宗袖中出筆，復為左右取紙，得故著紙貼，乞手札。康王不獲已而札曰：「幸就東府舉哀，多壘之秋，二兄無以奔喪為念也。」明年烈祖朝覲廣陵，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，誣上不以臨喪為意，詛讓百端，冀動物聽。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，王面見顏而已。

韓公雍旬宣江右時，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。公托疾，乞少需，〔邊批：已猜著幾分。〕密遣人馳召三司，且索白木幾。公匍匐拜迎。王入，具言兄叛狀，公辭病聵莫聽，請書。王索紙，左右舁幾進，王詳書其事而去。公上其事，朝廷遣使按，無跡。時王兄弟相歡，諱無言。使還，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，械以往。韓上木幾親書，方釋。

喻樛

張濬與趙鼎同志輔治，務在塞幸門、抑近習，相得甚歡。人知其將並相，史館校勘喻樛獨曰：「二人宜且同在樞府，他日趙退則張繼之，立事任人，未甚相遠，則氣脈長。若同在相位，萬一不合而去，則必更張，是賢者自相悖戾矣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曹可以繼蕭，費、董可以繼諸葛，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氣脈也。若乃不貴李責力，以遺孝和；不貴張齊賢，以遺真廟。是人主自以私恩為市，非帝王之公矣。

楊榮

王振謂楊士奇等曰：「朝廷事虧三楊先生，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。其後當如何？」士奇曰：「老臣當盡瘁報國，死而後已。」榮曰：「先生休如此說，吾輩衰殘，無以效力，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。」振喜，翌日即薦曹鼐、苗衷、陳循、高谷等，遂次第擢用。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。榮曰：「彼厭吾輩矣，吾輩縱自立，彼其自己乎？一旦內中出片紙，命某人入閣，則吾輩束手而已。今四人竟是吾輩人，當一心協力也。」士奇服其言。

〔馮述評〕

李彥和《見聞雜記》云：「言官論劾大臣，必須下功夫，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。代者，必賢於去者，必有益於國家，方是忠於進言。若只做得這篇文章，打出自己名頭，毫於國家無補，不如緘口不言，反於言責無損。」此亦可與楊公之論合看。

趙鳳楊 王司帑

初，晉陽相者周玄豹，嘗言唐主貴不可言。至是唐主欲召詣闕。趙鳳曰：「玄豹言已驗，若置之京師，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。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！」乃就除光祿卿致仕。

楊王沂中閒居，郊行，遇一相押字者，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。相者再拜曰：「閣下何為微行至此？宜自愛重。」王愕然，詰其所以。相者曰：「土上一畫，乃『王』字也。」王笑，批緡錢五百萬，仍用常所押字，命相者翌日詣司帑。司帑持券熟視曰：「汝何人，乃敢作我王偽押來賺物。吾當執汝詣有司問罪。」相者具言本末，至聲屈，冀動王聽。王之司謁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，相者大慟，痛罵司帑而去。異日乘間白楊，楊怪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他今日說是王者，來日又胡說增添，則王之謗厚矣！且恩王已開王社，何所復用相。」王起，撫其背曰：「爾說得是。」即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。〔邊批：賞得是。〕

程顥

程顥為越州僉判，蔡卞為帥，待公甚厚。初，卞嘗為公語：「張懷素道術通神，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。至言孔子誅少正卯，彼嘗諫以為太早；漢祖成臯相持，彼屢登高觀戰。不知其歲數，殆非世間人也！」公每竊笑之。及將往四明，而懷素且來會稽。卞留少俟，公不為止，曰：「『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』，以不可訓也，斯近怪矣。州牧既甚信重，士大夫又相諂合，下民從風而靡，使真有道者，固不願此。不然，不識之未為不幸也！」後二十年，懷素敗，多引名士。〔邊批：欲以自脫。〕或欲因是染公，竟以尋求無跡而止。非公素論守正，則不免於羅織矣。

〔馮述評〕

張讓，眾所棄也，而太丘獨不難一弔。張懷素，眾所奉也，而伯淳獨不輕一見。明哲保身，豈有定局哉！具二公之識，並行不悖可矣！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矣，不能自晦以預免董卓之辟；逮既辟，稱疾不就猶可也，乃因卓之一怒，懼禍而從；受其寵異，死猶歎息。初心謂何？介而不果，涅而遂淄，公論自違，猶望以續史倖免，豈不愚乎？視太丘愧死矣！

《容齋隨筆》云：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，居觀之東廊，栽花釀酒，客至必延之。一日有道人貌甚偉，款門求見。善談論，能作大字。何欣然款留，數日方去。未幾，有妖人張懷素謀亂，即前日道人也。何亦坐係獄，良久得釋。自是畏客如虎，杜門謝客。忽有一道人，亦美風儀，多技術。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，何大怒罵，合扉拒之。此道乃永嘉林靈噩，旋得上幸，貴震一時，賜名靈素，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。若水乘驛赴闕，官至蕊珠殿校籍，父母俱榮封。而老何以嘗罵故，朝夕憂懼。若水以書慰之，始少安。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鑿也！

薛季昶 徐誼

張柬之等既誅二張，遷武後，薛季昶曰：「二凶雖誅，產、祿猶在。去草不除根，終當復生。」桓彥范曰：「三思幾上肉耳，留為天子藉手。」季昶歎曰：「吾無死所矣。」及三思亂政，范甚悔之。

趙汝愚先借韓侂胄力，通宮掖，立寧宗。事成，徐誼曰：「侂胄異時必為國患，宜飽其欲而遠之。」葉適亦謂汝愚曰：「侂胄所望不過節鉞，宜與之。」朱熹曰：「汝愚宜以厚賞酬侂胄，勿令預政。」汝愚謂其易制，皆不聽，止加侂胄防禦使。侂胄大怨望，遂構汝愚之禍。

武三思、韓侂胄，皆小人也。然三思有罪，故宜討而除之；胄有功，故宜賞而遠之。除三思，宜及遷武氏之時；遠侂胄，宜及未得志之日，過此皆不可為矣。五王、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，可以凌駕而有餘，而不知兇人手段更勝於豪傑。何者？此疏而彼密，此寬而彼狠也！忠謀不從，自貽伊戚。悲夫！

李賢

李賢嘗因軍官有增無減，進言謂：「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，如人只生不死，無處著矣。自古有軍功者，雖以金書鐵券，誓以永存，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，即除其國；或能立功，又與其爵。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？今若因循久遠，天下官多軍少，民供其俸，必致困窮，而邦本虧矣，不可不深慮也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議論關係甚大。

劉晏

劉晏於揚子置場造船，艘給千緡。或言所用實不及半，請損之。晏曰：「不然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，凡事必為永久之慮。今始置船場，執事者至多，當先使之私用無窘，則官物堅完矣。若遽與之屑屑較計，安能久行乎？異日必有減之者，減半以下猶可也，過此則不能運矣。」後五十年，有司果減其半。及咸通中，有司計費而給之，無復羨餘，船益脆薄易壞，漕運遂廢。〔邊批：惜小妨大。〕

李晟

李晟之屯渭橋也，熒惑守歲，久乃退，府中皆賀曰：「熒惑退，國家之利，速用兵者昌。」晟曰：「天子暴露，人臣當力死勤難，安知天道邪？」至是乃曰：「前士大夫勸晟出兵，非敢拒也。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。夫唯五緯盈縮不常，晟懼復守歲，則

吾軍不戰自屈矣！」皆曰：「非所及也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田單欲以神道疑敵（見《兵智部》），李晟不欲以天道疑軍。

呂端

仁宗時，大內災，宮室略盡。比曉，朝者盡至；日晏，宮門不啟，不得聞上起居。兩府請入對，不報。久之，上御拱宸門樓，有司贊謁，百官盡拜樓下。呂文靖〔馮注：端〕獨立不動，上使人問其意，對曰：「宮庭有變，群臣願一望天顏。」上為舉簾俯檻見之，乃拜。

羊馬因 劉慶祖

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，欲立寧宗，尊光宗為太上皇。汝愚諭殿帥郭杲，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。杲入，索於職掌內侍羊馬因、劉慶祖。二人私議曰：「今外議洶洶如此，萬一墮入其手，或以他授，豈不利害？」〔邊批：也慮得是。〕於是封識空函授杲。二璫取璽從問道詣德壽宮，納之憲聖。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，憲聖自內出璽與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璽何等物，而欲以力取、以恩獻？此與絳侯請間之意同。功名之士，未聞道也。絕大一題目，而好破題反被二闌做去。惜夫！

裴寬 李祐

裴寬嘗為潤州參軍。時刺史韋誥為女擇婿，未得。會休日登樓，見有所瘞於後圃者。訪其人，曰：「此裴參軍也。義不以苞苴污家。適有人餉鹿脯，致而去，不敢自欺，故瘞之耳。」誥嗟異，遂妻以女。婚日，誥幃其女，使觀之：寬瘠而長，時衣碧，族人皆笑呼為「碧鶴」。誥曰：「愛其女，必以為賢公侯妻。可貌求人乎？」寬後歷禮部尚書，有聲。

李祐爵位既高，公卿多請婚其女。祐皆拒之，一日大會幕僚，言將納婿。眾謂必貴戚名族。及登宴，寂然。酒半，祐引末座一將，謂曰：「知君未婚，敢以小女為托。」即席成禮。他日或請其故，祐曰：「每見衣冠之家，締婚大族。其子弟習於淫奢，多不令終，我以韜鈴致位，自求其偶。何必仰高以博虛望？」聞者以為卓識。

〔馮評譯文〕

溫公云：「娶婦必不及吾家者，嫁女必勝吾家者。娶婦不及吾家，則知儉素；嫁女勝吾家，則知畏謹。」時謂名言。觀韋、李二公擇婿，溫公義猶未盡。

王旦

文正公之婿韓公，例當遠任，公私以語其女曰：「此小事，勿憂。」一日，謂女曰：「韓郎知洋州矣。」女大驚。公曰：「爾歸吾家，且不失所。吾若有所求，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，累其遠大也。」韓聞之，曰：「公待我厚如此。」後韓終踐二府。古人自愛愛人，不爭目睫，類如此。

公孫儀

公孫儀相魯，而嗜魚，一國爭買魚獻之，公儀子不受。其弟諫曰：「夫子嗜魚而不受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夫唯嗜魚，故不受也。〔邊批：見得透。〕夫既受魚，必有下人之色，將枉於法；枉於法，則免於相；免於相，雖嗜魚其誰給之？無受魚而不免於相，雖不受魚，能長自給魚。」此明夫待人不如自恃也。

孫叔敖

孫叔敖疾將死，戒其子曰：「王亟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為我死，王則封汝。汝必無受利地！楚、越之間有寢丘，若地不利而名甚惡，楚人鬼而越人機，可長有者唯此也。」孫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，子辭而不受，請寢丘。與之，至今不失。

范鎮

范純夫言，曩子弟赴官，有乞書於蜀公者，蜀公不許，曰：「仕宦不可廣求人知，受恩多，難立朝矣。」〔邊批：味之無窮。〕

〔馮述評〕

國朝劉忠宣公有云：「仕途勿廣交，受人知。只如朋友，若三數人得力者，自可了一生。」嗚呼，真老成練事之語！

汪公

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，台長汪公謂之曰：「君出振風紀，但盡分內事，勿毀淫祠、禁僧道。」雲鳳曰：「此正我輩事，公何以云然？」公曰：「君見得真確則可，見之不真，而一時慕名為之，他日妻妾子女有疾，不得不禱祠，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。」雲鳳歎服。此文衡山說，恨汪公失其名。

〔馮述評〕

見得真確，出自學問，狄梁公是也。慕名者未有不變，仕人舉動，當推類自省。

華歆 王朗

華歆、王朗乘船避難，有一人欲附。歆難之，朗曰：「幸尚寬，何為不可？」後賊追至，王欲舍所攜人，歆曰：「本所以疑，正為此耳？既已納其自托，寧可以急相棄耶？」遂攜拯如初。

下岩院住持

巴東下岩院主僧，得一青磁碗，攜歸，折花供佛前，明日花滿其中。更置少米，經宿，米亦滿；錢及金銀皆然。自是院中富盛。院主年老，一日過江簡田，懷中取碗擲於中流。弟子驚愕，師曰：「吾死，汝輩寧能謹飭自守乎？棄之，不欲使汝增罪也。」〔出吳淑《秘閣聞談》。淑，宋初人。〕

沈萬三家有聚寶盆，類此。高皇取試之，無驗，仍還沈。後築京城，復取此盆鎮南門下，因名聚寶門雲。

東海錢翁

東海錢翁，以小家致富，欲卜居城中。或言：「某房者，眾已償價七白金，將售矣，亟往圖之。」翁閱房，竟以千金成券。子弟曰：「此房業有成議，今驟增三百，得無溢乎？」翁笑曰：「非爾所知也，吾儕小人，彼違眾而售我，不稍溢，何以塞眾口？且夫欲未饜者，爭端未息。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，彼之望既盈，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，歌斯哭斯，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。」已而

他居多以價虧求貼，或轉贖，往往成訟，唯錢氏帖然。

劉大夏

劉忠宣〔大夏〕戍肅州，貧甚，諸司憚逆瑾，毋敢館穀者，三學生徒輪食之。有參將某遣使致餽，敕其使不受勿返。公曰：「吾老，唯一僕，日食不過數錢，若受之，僕竊之逃，不將隻身陷此耶？」尋同戍鍾尚書橐糞果為僕竊而逃，人服公先識雲。

〔馮述評〕

本不欲受，慮患乃第二義也。曹公在官渡，召華歆。賓客送者千餘人，贈遺數千，皆無所拒，密各題識。臨去謂諸君曰：「本無相拒之心，而所受遂多，念單車遠行，將以懷璧為罪。」乃還所贈，眾服其德。忠宣蓋本此。

郭子儀

郭令公每見客，姬侍滿前。乃聞盧杞至，悉屏去。諸子不解。公曰：「杞貌陋，婦女見之，未必不笑。他日杞得志，我屬無噍類矣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齊頃以婦人笑客，幾至亡國。令公防微之慮遠矣。

王勉夫云：〈寧成傳〉末載，周陽由為郡守，汲黯、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，同車未嘗敢均茵伏。司馬安不足言也，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，長揖丞相，面折九卿，矯矯風力，不肯為人下，至為周陽由所抑，何哉？周蓋無賴小人，其居二千石列，肆為驕暴，凌轢同事，若無人焉。汲蓋遠之，非畏之也。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，遂與之角，卒並就戮。玉石俱碎，可勝歎恨！士大夫不幸而與此輩同官，遜而避之，不失為厚，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！

唐肅

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，宅正相對。丁將有弼諧之命，唐遷居州北。或問之，唐曰：「謂之入則大拜。數與往還，事涉依附；經旬不見，情必猜疑，故避之也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是非心不可不明，亦不可太明。立身全交，兩得之矣！

阿豺

吐谷渾阿豺疾，有子二十人，召母弟慕利延曰：「汝取一隻箭折之。」慕利延折之。又曰：「汝取十九箭折之。」慕利延不能折。阿豺曰：「汝曹知乎？單者易折，眾者難摧，戮力同心，然後社稷可固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周大封同姓，枝葉扶疏，相依至久。六朝猜忌，庇焉尋斧，覆亡相繼。不謂北狄中，乃有如此曉人！